

詩

管

見

總序

癸卯十一月余因公至吉州門下士彭石卿攜其友人尹君所著詩管見及詩地理詩名物諸書示余余受而讀之歎其考據淹博論斷精確能於

國初諸經師外自立一幟者也石卿丐余爲序旅晷匆促塵事至集且以未見其人而妄爲揄揚非古人鄭重贈言之道因以原書還之而心識其人弗忘丙午秋闈濫膺分校竊意江右人文淵藪三場必有條對之策本房遍索無有而九房王君子吉謂余適得一卷博雅才也因首場次藝誤作三句題文屏不錄薦今將此卷先呈主司矣旣而聞主司大加賞歎揭曉仍落孫

山外蓋以首場必千磨勘例爾余復私忖或卽尹君其人者出  
闈後三日尹君自攜其所著見余求序而並述首場錯誤之由  
余喜始識尹君詩書之氣溢於眉宇遂告以闈中云云而尹君  
愀然有時命之感余乃慰之曰君之文已受知考官矣遇不遇  
有數存焉且雕蟲篆刻驚春華而蔑秋實則世有文愈工而命  
愈窮者若夫研經稽古積之也厚則發之也遲幾見儒林傳中  
有不遇之士耶在乎君之益加黽勉而已余學術荒落於尹君  
是編莫能損益而卽敘我兩人會晤之緣及鎖院惋惜咨嗟之  
故以弁其簡端他日海內閱是編者或轉有感余言之親切有  
味也夫道光丙午十月婁東袁翼序

詩管見題辭

舍傳而尊經不强經以就傳是其善於治經不苟於從同亦不苟於立異是其善於說詩分首序下序以別從違允爲特見其援据博洽持論明通直使前賢畏後生也道光癸卯永豐詹巖劉繹識

別編考究地理名物是編研窮義理不執成見不專一家既博覽以參觀亦多聞而擇善其論斷處往往發前人所未發余嘗謂居今日而說經宜就其完善者推義類以求指歸若必於不可通處曲爲之說則鑿矣作者謂詩之次序秦火後有錯亂極爲有見乙巳季秋廬陵王贈芳識

大著能自出獨解而求其安又能權眾解而歸於是真得治經之法反復再讀隨筆草粘閱擇其可存者鈔上其無當者卽挾去無癥大集也吾鄉經學不昌近惟高安朱鐵樸頗從事於斯而所業不卒吾甚惜之吾欲著十三經訂譌僅得數種又以老病輒廢恐亦難副初志矣自秦燔經孔門說經之真言遂不復見於天下漢儒因得以其見造誣其在孔子以前之經如易書春秋周禮及論語余得其造誣者不下六七百條而儀禮戴記三傳及爾雅其出於戰國及秦漢之世者其誣更不可勝數也詩造誣由四家說而毛詩序最著詩序實出謝曼卿衛宏等所撰其造誣者幾過半朱傳有沿之而亦誣者有舍之而又誣者

後儒紛起或遵詩序或主朱傳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而後之學者亦顛倒於其是非之中而究莫知誰從良可歎也遂有自漢至今而其誣莫破有按之本經而東西易向者如簡兮如君子陽陽等篇豈有一家道著者哉且不獨此也卽二南之南字亦自漢至今無人認得非曰南國卽曰化南安得據經解經如湜軒者共起而正之丙午東鄉至堂艾暢識

剖晰詳明有條不紊折衷眾說頗能持平庚戌冬月督學使者關中張芾題

說經不外專家心得兩途漢以後諸儒確守師法尺寸不敢違越此專家之一途也宋以後諸儒通之以理空所依傍惟求乎

己之所安此心得之一途也作者不立門戶無分漢宋博采眾說惟是之從洵爲千古公言至其專主音樂立論究三百篇之所用使讀者依類相求得其指歸此又獨得千古之秘而爲諸家所未詳者也咸豐己未冬仲高安芷汀弟朱舫謹識

三百篇皆入樂其聲有風雅頌三調其用有郊廟燕饗雩祀視朝昏喪凱歌等類其爲詩有特製采錄二端郊廟燕饗之類人知之雩祀視朝昏喪凱歌之類人未知頌用於郊廟雅用於燕饗人知之頌亦用於燕饗雅亦用於郊廟人未知三頌二雅菁莪卷阿以前之出於特製人知之國風二雅六月民勞以後間出於特製人未知是編以樂說詩探本窮源提綱析目於詩家

中爲特開境界令人耳目一新而又確有據依非鑿空立說者  
可比昔朱子著易本義謂五百歲後有揚子雲當知我蘇明允  
嘗注易謂此書若成自有易以來未之有也今觀是編知自信  
當不在二子下矣庚申孟夏瑞生弟陳祥麟拜書

說經貴有考據尤貴有見解有見解而無考據冥心獨造前不  
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恃其聰明縋幽鑿險以窮其理於智盡能  
索之餘非無千慮之一得也其失則迂疏而鮮當有考據而無  
見解羣書爛熟胸中遇事旁徵博引灑灑千言非不足誇多鬬  
靡駭聽聞也其失則泛濫而無歸以余所閱天下士見解考據  
二者固不乏人兼之爲難矣今湜軒尹子之說詩也謂治經當



通大義詩之大義在於入樂大義通餘義可迎刃而解著詩管  
見七卷於詩樂合一要旨融會貫通勒成一家之言非有見解  
者能若是乎而其爲說悉證以古書且謂詩名物之學多有專  
家詩地理之學自王厚齋後罕有繼者別爲詩地理考畧廣王  
書所未備釋以今名繫之圖說以擬閻潛邱四書釋地蔣南沙  
地理今釋江有齋春秋地理考實補數百年之缺陷其考據精  
博又如此者鄙性雅嗜圖籍於經義茫無所得適尹子就舍借  
讀地理音韻諸書因得互讀是書深喜其不迂疏不泛濫故畧  
陳臆見以附於簡端知不足以當尹子之一噓也庚申仲冬上  
浣長沙余屢盦

論大車詩劄子

庚申

丹陽黃之晉 鐵潭

湜軒仁弟孝廉左右前讀尊著詩經管見好學深思持平求是於三百篇皆可入樂之旨尤具神解章疏句櫛多前人所未發必傳無疑也鄙人於諸經說素好涉獵未能渙怡近在憂患勞苦中益心志瞽亂故久諾序言而遲遲未踐今春與足下同舟覽至大車篇兼主劉向列女傳說爲息夫人訟冤有馮子良太守題詩稱賞僕率爾效之固詩人忠厚之意然筆墨回護婦女如毛稚黃詩出脫西施袁簡齋詩出脫楊妃之類幾成習套與經生事相去千里且鄙意仍疑劉向所作新序說苑事蹟多與他書岐異何獨列女傳可信列女傳以失節之懷羸爲貞安知

息夫人非其比者傳中說婦女之詩見三百篇者有十芣苢爲  
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爲甲人女作邶柏舟爲  
衛寡一作宣夫人作燕燕爲衛姑定姜作式微爲黎莊夫人與傅  
母作載馳爲許穆夫人作碩人爲齊女傅母作墓門爲陳採桑  
女作其一則息君夫人作大車也至二子乘舟爲衛伋傅母作  
又別見新序雖師承皆出魯詩然閨幃安得多才傳述豈無傳  
會况魯詩一家之學縱堪據以折毛未可遂攻左傳迨別後再  
三尋繹之乃知足下兼主是說之確有見也毛詩序謂陳古刺  
今以詩中奔字爲指淫奔朱子小變其說謂大夫能以刑政治  
私邑淫奔者畏而歌之然雖畏不敢奔猶欲期以同穴則是苟

免無恥聖人奚取而錄之且天下亦無淫奔未就之人而死後  
猶得合葬者若鄭箋謂古大夫聽訟之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  
夫婦之禮有別夫解異室爲夫婦有別已迂若乃纓冕之服子  
男而非大夫其失顯然而陳氏啟源必曲護之以爲師說古制  
不已愼乎俗傳子貢傳申培說以爲周人從軍訊其室家之作  
此明人僞託而姚氏際恒獨取之殊不可解姜氏炳璋亦襲其  
意而小變之謂行役之人刺其大夫之辭吾友艾至堂詩義求  
經又以爲周任儉邪峻刑政國人橫懼於獄其室家懼執獄者  
之嚴不敢奔救惟約爲同穴之誓季氏明德張氏某又別謂大  
夫之妻爲夫所棄誓死不嫁而作雖皆以意逆志究無左證何

氏楷世本古義則專主息媼事引左傳呂覽以爲二說微不同  
皆與列女傳相出入息媼非完節者以其生二子而不與楚子  
言又能隱忍以復夫仇其踐同穴之言想在蔡仇既復之後意  
欲以列女傳牽合左傳殊不知左氏文爲劉歆竄易以難今文  
博士因博士有不傳春秋之議而百計求伸故多作僞不獨周  
官一書此說自吾鄉劉氏逢祿發之而吾同年魏默深益暢之  
漢書謂歆治左氏與公羊魯詩立異多改事實顯牴經文其證  
一公孫祿言國師公顛倒五經毀師法使學士疑其證二左傳  
文十三年其處者爲劉氏疏云漢室初興左氏不顯於世先儒  
無以自申插入劉氏此辭將以求媚於世又引劉炫語亦謂非

丘明之策其證三就息夫人論則列女傳用左氏者二十七事而貞順傳四息夫人其一果如左氏有生子事中壘大儒豈肯曲爲揜諱列之貞節以誣聖經魯詩其辨一班固人表置息侯第七等而息媯第五與鄧曼許穆夫人釐負羈妻辟司徒妻伯宗妻同列皆婦人賢者其辨二春秋莊十四年秋七月荆入蔡傳於是年敘楚子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而未言及楚伐蔡事夫息媯入楚甫半年安得遽生二子卽係追叙莊十年楚執蔡侯以後事則二子當生在十二三年至十九年楚子卒二子皆童稚爾在史記則以莊十八年爲堵敖元年堵敖立五年成王弒兄代立夫成王年必更幼於堵敖豈有未及十齡而

能弑兄者則二子必稍長非息嬀所生可知其辨三息嬀過蔡  
在莊十年固旣笄方嫁時至二十八年公子元欲蠱文夫人二  
十九年子元處王宮其時息嬀年近四十度已色衰非夏姬比  
何猶有蠱之者其辨四卽令息嬀色不衰而成王幼有弑兄之  
悍其長也豈肯聽其臣之蠱其母而處王宮者其辨五傳別載  
賈大夫妻三年不言不笑安得兩人相似其辨六然則傳所云  
云非左氏之浮夸而後人之彘亂也審矣或曰是固然矣抑列  
女傳說詩之外他書尙有可徵者乎曰一徵之漢書哀帝詔曰  
朕聞夫婦一體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祔葬之禮自周興焉  
則斷非淫奔詩可知再徵之班婕妤賦曰窈窕姝妙之年幽閑

貞靜之性符皎日之心甘首疾之病其爲夫人辭甚明若乃共  
姜之死矢靡慝卽此同穴之期韓妻之日出當心可諱皦日之  
語宜聖人有取焉顧息詩作於楚而屬王風者何氏楷謂息姬  
姓與周同故繫之王風不若魏默深云申息皆畿甸之國且楚  
之北門而東周之屏蔽也申息亡而楚遂憑陵中夏故錄戍申  
哀息二詩於王風明東周不振之由此爲具論世之識者矣自  
習俗好奇謬爲桃花夫人之號唐王維劉長卿輩僉託詩句爲  
談諧近人西溪漁隱集有書桃花夫人廟碑後云桓公九合管  
仲所以不死闔廬三師伍胥所以復讐夫人忍須臾之死雪終  
身之怨鄙夫人假手於宋終歸鄙俘莒國婦授意於齊遂奔莒



子何必汎舟自矢之詠不殊驅馬歸唁之心是故滅蔡以報息  
侯於九原義亦有取爾此亦工於立言者惜乎未詳考事蹟也

詩管見卷目

卷之一

總論

卷之二

國風周南至衛

卷之三

國風王至邶

卷之四

小雅

卷之五

大雅

卷之六

三頌

卷之七

餘論

右爲卷目凡七此學詩垂三十年而錄所得者其中有說有辯有疏解有考證厥體不一初稿無注嗣加注且倣毛

西河經說之例開采評語取其互相發明也嗣又因注太  
繁刪者十之二改作正文者十之五矣作書頗末前後序  
已詳之卷端不發凡以義例散見總論餘論中也黃鐵禪  
師嘗慫慂鐫板陳古樵師謂宜俟晚年定論今刻活字若  
干合王小霞茂才所藏活字若干排印若干本代鈔胥而  
備遺亡重訂之役蓋有待爾評者今爲陳古樵師舊爲艾  
至堂大令張南山司馬馮子良太守李邁堂孝廉游汝作  
茂才校閱而未及評者尙有黃樹齋侍郎蕭崑圃學博劉  
偶三明經王小霞劉恒夫也外詩地理考畧詩名物考畧  
二種當踵事排印云咸豐辛酉仲夏繼美識

詩管見卷之一

永新尹

繼美舊成詩考異一書同郡麻損谷

說詩家異同已得其概比廼返聽收視專求諸經或行吟閒  
庭有感遂通或積思夜分觸類而長虛而委蛇神與古會每  
得新義意躍如也蓄壑谷虛而籟發鐘磬虛而聲出人心虛  
故悟生詩學其自此有進矣乎又懼其偏而失中也沈潛往  
復以求其條貫又懼其誕而無徵也參稽故訓以求其印證  
心思與見聞交致夫然後敢於論著焉釋經之難也如是繼  
美嘗有言善說詩者以意逆志不苟於立異亦不苟於從同

惟以通融灑脫之旨爲宗聞者臆之是編之爲說其有合於此旨與否尙未可知聊自抒其心之所欲言云爾道光辛丑九月繼美自序

總論

風雅頌者樂章部分之名體製旣殊辭氣音節亦異詩序謂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以成功告於神明謂之頌朱子謂風則閭巷風土男女情思之辭雅則燕饗朝會公卿大夫之作頌則鬼神宗廟祭祀歌舞之樂此特言其大概爾細繹其義實不盡然鴟鴞東山爲王室而作非一國之事也抑詩爲一己悔過而作非天下之事也大夫

行役而作黍離風不必皆男女情思之辭婦人思夫而作采芣  
雅不必皆公卿大夫之作楚茨以往烝嘗祝祭于祊甫田以社  
以方以御田祖雅亦用於祭祀有駉風夜在公在公載燕泮水  
魯侯戾止在泮飲酒頌亦用於燕饗本之以體製辭氣音節之  
說參之以詩序朱子之說則風雅頌之別審矣小雅大雅亦以  
體製辭氣音節爲別故季札之觀樂也異歌異贊巖華谷云純  
平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平風之體者爲雅之小味呦呦鹿鳴  
食野之苹便識得小雅興趣誦文王在上於昭于天便識得大  
雅氣象程泰之云均之爲雅音類旣同別爲大小則聲度必有  
豐殺廉肉亦如十二律然旣有大呂又有小呂也

鄭漁仲云小雅大雅特隨

其音而寫之律爾律有小呂大呂則歌小雅大雅宜其有別也若詩序所謂政有大小故有大雅小雅其謬固不待辯而易見爾

### 右風雅頌論

先儒以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其言殆未可信風多出於里巷歌謠有美有刺就一國之詩觀一國風俗之正變可矣分二南爲正風十三國爲變風不可也如二南之風世所謂正也然死麇有誘女之士行露有速獄之男則非正矣故季札觀樂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言二南爲王化之基而其化猶未純也如邶鄘以下之風世所謂變也然柏舟之節義淇奧之美德則非變矣且如邶風鷓鴣諸詩遭骨肉之變謂爲變可也七月

一篇謂爲變可乎夫國人之好尚由於風俗而風俗之所成由於教化詩人各道其情思故觀於詩可以知其風俗之盛衰與其政教之得失此先王采詩之意也十五國風有正有變各不相掩必強爲分別其見不已淺乎且謂雅自六月民勞以下皆爲變雅又同一致誤

風雅正變之說始於詩序詳於鄭氏詩譜及服虔左傳注

以高烝民豈

得云變采薇出車六月同言征伐獫狁何以別采薇出車之爲正何以別六月之爲變則其說亦不得通矣或謂風雅之變爲樂音之變調猶七律之有變宮變徵說雖可通義實無據以其臆見曲爲傳會而非倡言正變者之本旨也

李氏先芳謂風雅初無正變之名其

說是矣毛大可亦嘗辯之說見詩札及國朝省篇

王晦叔王魯齋因變風變雅之說而



謂魯頌爲變頌更無當承訛襲謬是豈一日之故一人之咎哉

### 右風雅無正變論

詩三百篇皆樂章也大部有三風也雅也頌也

詩本題國風小雅等目必傳自

古孔疏以爲是太師所題程泰之謂古無國風之目案風爲六詩之一見周禮是其衡風風有采繁采蘋見左氏長記引詩亦

三詩國風程說不足據

小部有二十風凡十五雅凡二頌凡三也南有南

音韶有韶音十二國有十二國音雅有小大二雅之音頌有周

魯商三頌之音各自爲音各自爲部

如漢明帝時樂有四品隋開皇中樂有七部大業中

樂有九部唐貞觀中樂有十部

其編次皆當曰太師所定記曰學樂誦詩詩與

樂蓋一事也

朱子云詩者樂之章也故必學樂然後誦詩所謂樂者蓋琴瑟壎篪之類以漸習之而節夫詩之音

律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明因正樂而

詩乃得其所也獨稱雅頌舉其概爾頌奏於郊廟兼用於燕饗  
雅奏於燕饗兼用於郊廟而房中與鄉飲酒禮燕禮射禮皆奏  
二南逆暑迎寒則奏豳詩其見諸用之大略如此他如十二國  
之詩雖未能盡詳所用然其聲之可入樂則一也或謂十五國  
惟南豳入樂其他但可徒歌不可入樂誤矣詳卷三末夫歌詩而用  
樂器以應之則曰樂歌亦曰絃歌歌詩而不用樂器以應之則  
曰徒歌毛傳云徒歌曰謠亦曰詩歌左傳所云工奏工歌皆樂歌也所  
云賦詩或徒歌也傳載季札觀樂曰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又  
曰爲之歌邶鄘衛云云又曰爲之歌大雅爲之歌小雅爲之歌  
頌十二國與南豳雅頌同稱工歌其均入樂可知矣且伐檀詩

至漢末杜夔猶傳其聲律他詩之舉可入樂亦明矣而史遷所云詩三百篇夫子皆絃歌者其言又可證也故曰詩三百篇皆樂章也程氏鴻烈謂詩經卽樂經自有見哉

鄭漁仲云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爾仲尼編詩爲燕饗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詞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爲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受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然當漢初去三代未遠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義仲尼三百篇瞽史之衍例能歌也

右詩樂論一

聲音之道微矣哉執詩而求詩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季札觀樂其論國風三頌二雅皆有神契非論詩蓋論音也記曰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志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音也齊人志之故謂之齊於三頌而獨論商聲於十五國而獨論齊聲則聲之各異舉可知矣魏有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曲皆古聲辭後改騶虞伐檀文王三曲而自爲聲節惟鹿鳴獨存後又改鹿鳴曰於赫其辭與鹿鳴不同而聲律不異見晉書樂志於此見樂之聲節不可以辭求也桑景舒聞虞美人曲能動虞美人草別製一闋與虞美人曲迴別而草亦動見沈氏筆談以同爲吳音也漢軍

圍楚垓下而效楚歌楊惲曰生本秦也能爲秦聲以聲音之殊  
係乎水土也前代樂府有吳聲西曲之殊今世詞曲亦有南調  
北調之分焉由今以論古雖古音久亡無從測識第明乎三百  
篇之爲樂章亦可以心游目想而得其意旨之所在矣

### 右詩樂論二

人不能無好惡之情有情而不託諸詩以宣之則湮鬱抑塞人  
心之幾或息矣有不得已而後言或隱言或顯言憂樂以洩心  
得其平此詩之所爲作也有美有刺聞者生感知所勸懲則詩  
之爲教也被之管絃其感人尤易入而性情得所理又樂之爲  
教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言志者詩之事也歌

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者樂之事也詩與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何氏塘云豈非之時欲和之以樂器之聲其樂聲之清濁高下必與歌聲之清濁高下相應是之謂聲依永蔡傳誤以聲依永之聲爲歌聲致先王作樂之妙晦而不明詳樂律管見又案三百篇詩雖皆入樂而其中亦有辨有爲入樂而作者有不爲入樂而作因取以入樂者如鹿鳴之燕賓清廟之饗祖此爲入樂而作也至於卑巷之歌謠卿士之吟詠或言己志或道土風或美上德或刺時政各爲一事而作未嘗有入樂之見存迨其後被之金石管絃文以干戚羽籥始爲樂章焉此先後之節次不可不知也要之風詩爲入樂而作者十二雅頌爲入樂而作者十九三百篇之爲入樂而作者多矣

後世樂府其爲入樂而作者辭從聲如漢書云武帝舉司馬相如等造爲詩賦畧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是也其不爲入樂而作采之入樂者聲從辭如漢書云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是也且或改辭以從聲焉如屈原山鬼一篇晉樂采爲相和曲刪去篇中兮字又刪去留靈修以下十一句且有改字焉魏武短歌行晉樂移呦呦鹿鳴四句於明明如月之下又刪去越陌度阡以下八句古辭白頭吟晉樂於今日斗酒會之上添平生共城中二句淒淒復淒淒嫁娶不須啼復改作重不須啼改作亦不啼又二句之上添郭東亦有樵四句篇末萑萑改作離萑重意氣改作欲相知又

添入𪔐如馬嘍箕四句魏文苦寒行晉樂於每解首二句複疊八字如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疊云太行山艱哉何巍巍也魏武塘上行晉樂於蒲生我池中念君去我時莫用賢豪故出亦復苦愁等句皆複疊一句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改爲今悉夜夜愁不寐又於棄捐菅與蒯下添倍恩者苦枯七句篇末脩脩改作蕭蕭如此之類不可勝紀此皆改辭以從聲者也

右詩樂論三

或曰詩三百篇之入樂信有徵矣今樂亡而詩存言詩而并言樂不亦贅乎曰此正探本窮源之論也由此而求則詩義觸處



皆通不由此而求則風雅頌之異部二南邶鄘衛之分國王之有風魯之有頌幽之有周公詩舉不得其解而紛紛謬說起矣不第如是又使美刺之說叢生焉祭祀燕饗諸樂章皆由廷臣特製何嘗有美刺某王某公之見哉如雲漢雩祭之樂章也謂宣王時仍叔所作或然也序以爲仍叔美宣王則失矣旱而憂與憂而雩庸主所能之事何足美哉崧高烝民韓奕亦作於宣王時序以爲美宣王同一失矣

朱子曾辯其誤唐之山有樞秦之車鄰

樂章之侑辭也不得其解故序一以爲刺昭公一以爲美秦仲矣賓之初筵樂章之戒辭也不得其解故序以爲刺時韓詩以爲悔過矣東山之奏凱渭陽之餞飲著之新昏駟驥之田獵采

蘋之祭祀皆特製也民間之歌謠采以入樂備勸戒也詩作於一事歌奏於一時而襲用於異代移用於他事樂章有通用之義也明乎此可與言樂可與言詩矣朱傳於二雅多以樂歌釋之其見超越諸儒愚今釋詩蓋將以補其所未備也夫政教莫大於禮樂樂莫外於誦詩詩不被之管絃則爲無用與後世古近體之詩不異孔子可無事磨礱之功矣然則古人或因樂而作詩或采詩以入樂詩樂二者本相關不可岐視特言乎奏樂之次有辭而後有聲則不免有先後之分爾故謂詩先而樂後則可謂詩本而樂末則不可歐陽子本末之論夫豈然哉

右詩樂論四

三百篇為後世樂府之祖

漢書禮樂志武帝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樂府之名始此

其音節

不可知其體製尙可考生民思文樂府郊祀歌之所本也文王

我將樂府明堂歌之所本也甫出大田豐年載芟良耜

臣工噫

樂府祈報歌之所本也雲漢樂府雩祭歌之所本也楚茨信南

山大明縣

檇模旱蠻思齊皇矣靈臺下武文王有聲同

清廟維天之命

烈文天作具天有成命執

競振鷖有誓潛離載見有客武閔

予魯頌闕宮商頌五篇樂府

廟祀歌之所本也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常棣伐木天保南陔白華華黍魚麗由庚南有

嘉魚崇丘南山有臺由儀蓼蕭湛露彤弓菁菁者莪瞻彼洛矣

裳裳者華桑扈鳴鳶類弁間關車牽賓之初筵魚藻采芣黍苗

行葦既醉鳧鷖假樂洞酌魯頌有騶泮水樂府燕饗歌

之所本也二叔于田還廬令駟驥無衣東山破斧采薇出車杕

杜六月采芑車攻吉日江漢常武擊鼓雄雉伯兮君子于役揚之水陟岵鵲羽小戎祈父四

月北山無將大車小明采綠樂府鼓吹歌之所本也鼓吹歌亦

用於燕饗也采薇遺戍役出車勞還率杖杜勞還役維清者奏

象舞也武者奏大武舞也酌者舞勺也簡兮曰萬舞曰箭翟君

子陽陽曰簫翻曰房敖宛丘曰羽翻東門之枌曰婆娑樂府舞

曲歌之所本也漢武時有郊祀歌十九章晉宋郊祀並有夕牲

迎送饗神歌齊梁北齊北周隋唐樂歌尤盛詳生宗祀明堂晉

宋北齊及唐並有樂歌詳文祈報樂歌漢魏無聞晉以來有之

詳甫田雩祭樂歌齊隋唐有之詳雲廟祀樂歌漢初有安世歌

十七章本名房中樂後永平時有光武廟登歌一章魏有三章

更名安世樂

晉宋至隋唐益備

詳楚次信南山及周頌

燕饗樂歌一曰食舉樂歌亦曰

四廂樂歌又曰食舉東西廂樂歌

詳鹿鳴

鼓吹歌一曰饒歌本凱

歌也漢有朱鷺等二十二曲魏有楚之平等十二曲吳有炎精

缺等十二曲晉有靈之祥等二十二曲宋有朱路等十五曲齊

有元會等十曲梁有賢首山等十二曲隋有述帝德等三曲唐

有破陣樂等四曲

詳采薇六月車攻

有曰橫吹曲者亦鼓吹曲類也舞

曲者奏舞則歌之

詳簡兮

其類有二曰雅舞曰雜舞雅舞用之郊

廟後漢有武德舞歌晉有正德舞大豫舞歌宋有前舞後舞歌

梁有大壯舞大觀舞歌北齊及隋並有文舞武舞歌後晉亦有

昭德成功二舞歌矣雜舞用之燕會若巴渝舞鞞舞鐸舞巾舞

拂舞白紵舞之類是也巴渝舞起於漢初至魏始見歌辭鞞鐸

等舞魏晉而下其辭不可勝紀案樂府郊廟

明堂祈報雩祭併入郊廟類燕

饗鼓吹雅舞之章皆由朝廷特製如周公之作雅頌是也維舞

雖出於方俗其辭亦皆朝廷所作而晉宋以來白紵舞辭則近

於褻蓋其舞本出吳地故其辭亦彷彿吳俗也又樂府有相和

曲清商曲亦如三百篇之有風詩

晉書樂志云凡樂章古辭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謳謠江南

可采蓮鳥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其後漸破於管絃卽相和諸曲是也

而相和曲中有平調有清

調有瑟調有楚調清商曲中有吳聲有西曲吳聲出於吳楚調

西曲出於楚亦如風詩之有諸國也

鄭漁仲云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但其

聲散佚無所紀繫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爲流通也今樂府之行於世者章句雖存聲樂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之言詩無以異也樂府之道或幾乎息矣顧亭林云樂府中如清商清角之類以聲名其詩也如小垂手大垂手之類以舞名其詩也以聲名者必合於聲以舞名者必合於舞至唐而舞亡矣至宋而聲亡矣於是乎文章之傳盛而聲音之用微然後徒詩興而樂廢矣

右三百篇爲樂府之祖論

記曰商者五帝之遺聲也齊者三代之遺音也然則後世樂府

亦三百篇之遺聲也第世遞降聲遞變而古音之存者蓋鮮矣  
自三百篇後魏文侯與子貢論樂曰聽古樂惟恐卧聽鄭衛音  
不知倦齊宣對孟子亦曰非能好先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其  
時已有古樂今樂之別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  
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叔孫通因秦  
樂人制宗廟樂有嘉至永至休成永安等樂又作昭容禮容二  
樂皆未知於古樂何如若唐山夫人所作房中樂實楚聲也漢書  
禮樂志云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後漢樂有四品而周之頌  
人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  
雅居其一案蔡邕說一大予樂典郊廟上陵殿中食舉之樂一  
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樂一黃門鼓吹  
天子所以燕樂羣臣一短簫錢漢魏間杜夔能傳雅樂四篇曰  
歌軍樂也詳後漢書禮儀志注



鹿鳴騶虞伐檀文王皆古聲辭其後三篇盡亡惟鹿鳴獨存東

晉以後鹿鳴又無傳蓋樂有辭有聲辭者詩也樂必合於律呂

詩於樂器如三夏曰金奏南陔六篇曰笙象武新宮曰管頌詩

曰箛周官笙師有春牋應雅眠瞭有頌磬大射禮有頌鐘左傳

簫其器當因奏雅頌而得名文獻通考云既各有所宜器後世

古有雅頌頌墳其聲高濁合乎雅頌故也亦然如平調器有七種清調器有八種隋清樂一部有器十五

種鼓吹四部柷鼓部有器七種鏡歌部有器四種大橫吹部有

器七種小橫吹而歌詩又必別有音譜明其節奏毛氏竟山樂

部有器六種載諸經篇目其於歌詩二十八家中有河南歌聲曲折七篇周

歌謠詩聲曲折七十五篇此必傳爾如樂府相和曲之有豔有趨豔在曲前趨在曲後魏武步

豔皆言夫墳殊之後有趨並詳九戩吳聲西曲之有和有送前

有和聲曲後有送聲古今樂錄云凡歌曲終皆有送聲子夜以  
持子送曲鳳將雛以澤雉送曲樂府詩集云西曲出於荆鄢樊  
鄧之間其音節送朱子亦謂周頌疑有和底篇也且或如近世  
和與吳聲亦異

詞曲之有拍板曰一聲二聲之類也

竟山樂錄云古論聲者陽字一字兩聲陰字一字一

聲當時樂師嫻於三百篇聲調故能使八音克諧其後俗好新

聲於古樂之所謂各有宜器與別有音譜者棄置不講故於三

百篇不能復歌新聲寢盛古聲寢亡蓋趨於自然之勢不可強

也大戴禮投壺篇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廢不可歌七

也篇案大戴爲漢宣帝時人已言有不可歌者後可知矣鄭漁  
仲云文中子援琴鼓蕩蕩今考樂府流別有郊廟歌燕饗歌鼓

之什乃知聲至隋末猶存吹歌舞曲歌相和曲歌清商曲歌琴曲歌雜曲歌之類郊廟燕

饗鼓吹舞曲前已言其概矣相和曲有六引十五曲又有清平

詩舊見

卷十

十二

瑟三調又有楚調皆漢魏間曲也唐書樂志云三調皆周房中樂之遺聲楚調者漢房中樂也案周房中樂者二南也漢房中樂者楚聲也江漢實爲楚地二南有楚聲焉然則漢房中樂卽周房中樂之遺聲也清商樂源於三調一曰清樂晉時稱三調爲清商歌詩後魏孝文討淮漢宣武定壽春得江左所傳中原舊曲及江南吳歌荆楚西聲總謂之清商樂及隋平陳得之因置清商署以管之謂之清樂中原舊曲卽相和三調吳聲西曲起於晉宋是時清商樂三調亦在焉後世編樂府者三調與清商樂分編故清商樂辭祇有吳聲西曲江南弄三者而已

云梁武帝以西曲製江南弄七曲

西曲有襄陽樂雍州曲實爲楚聲然則西曲

古今樂錄

亦周房中樂之遺聲矣琴曲歌古有五篇曰鹿鳴伐檀騶虞鵲  
巢白駒也西漢時有慶安世者善爲雙鳳離鸞之曲齊人劉道  
彊能作單鵠寡鵠之弄趙飛燕亦善爲歸風送遠之操若蔡氏  
五弄文姬十八拍皆琴曲也蓋眾音合作曰樂獨以琴鼓曰琴  
曲焉雜曲歌有八體曰行曰引曰歌曰謠曰吟曰詠曰怨曰歎  
皆詩人六義之餘至其協聲律播金石則總謂之曲是則由三  
百篇而漢魏由漢魏而六朝三唐樂府繁興其製日新其聲日  
變有不可以悉究者獨其相承之源流尙得言其大略云爾

隋案

其所載何安考定鐘律表其論周秦至齊梁古樂相傳之緒而終之以清平瑟三調鞞鐸巾拂四舞爲古樂之遺說甚詳明

### 右樂府爲三百篇之遺聲論

二南皆文王詩卽文王之樂章也其詩有得於南國有作於國中並謂之南者以其詩皆南音也呂氏春秋載塗山氏始作南音左傳載楚囚鍾儀操南音卽此音也季札觀樂見舞象箎南籥注云南文王樂文王之樂名南亦可見詩部分之名皆樂部分之名矣彼穰曰平王之孫平王文王也毛傳國語言十五王而文始平之故詩於文王有平王之稱又篆體平字上半與文字相似安知平非文之誤字乎此蓋武王時詩得於南國同爲南音故並入二南其詩明詠文王故爲文王之樂章如象亦文王樂也詩卽維清作於文王後武爲武王樂也詩卽武作於武王後南樂之詩固不必盡作於文王之時也

二南詩皆詠文王之德化有采錄有特製

爲入樂也樂之作其在武王之世乎鄭譜或以爲東周詩鄭漁仲說以爲二南詩皆武王有天下巡狩時所錄案春秋齊襄公桓公皆娶王姬襄桓皆僖公子朱傅以齊侯爲襄公說亦通蓋其音南也太師以而附之二南亦宜然爾山堂考索引林氏云何彼穠矣東王魯周以後詩足以存二南之遺音者齊欲退入王風豈非不達南與王殊音之故哉

說苑載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家語所載與此畧同而史記樂書之說亦同旨王雪山云南樂歌名也見詩以雅以南見禮胥鼓南見春秋傳舞象箛南箛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

詩集卷一  
始制樂以賞諸侯南卽詩之南也風卽詩之風也舜始見之於琴瑟始播之於樂後世誤認其意遂以爲盛夏之南風今所傳南風之歌非上古之制作其辭類秦漢而下者崔東璧云南者詩之一體其體本起於南方北人效之亦名以南猶漢人效楚詞之體亦名爲楚詞者然

右二南論上

詩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鄭譜云得聖人之化者繫之周公得賢人之化者繫之召公朱傳本其說而云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於南方而不敢以繫於天子

夫二南皆王者之風也皆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也今必以周南爲王者之風聖人之化召南爲諸侯之風賢人之化則於義有難通江漢汝墳與行露草蟲無異何以見此爲自天子而被於諸侯見彼爲自方伯而被於南方江漢汝墳亦南方也不云被於南方而云被於諸侯又何見乎且謂方伯之化不敢繫於天子尤非其義彼方伯之化亦文王之化爾何不敢繫之有况彼穠詠王姬下嫁騶虞詠王者田獵謂其詩得自南國可也謂其爲諸侯之風爲自方伯之國而被於南方可乎范逸齋鄭漁仲章俊卿謂古人采詩於周之南得之則爲周南於召之南得之則爲召南其說實勝詩序鄭譜蓋二公爲二伯分治諸侯



如記稱周公左召公右公羊稱周公主陝東召公主陝西太史公稱洛陽爲周南是也以爲周南詩采自周公所治之南國召南詩采自召公所治之南國此亦理之所可信第德化必自近以及遠今由其說以觀則詠文王德化者皆出於南國而無一出於國中又有以見其說之不盡然矣愚案呂覽有言塗山氏始作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竊謂南本樂名二南以音別不以地別當日南樂之作其詩有出於周召特製者有出於國中南國之謳謠而經周召采錄者且或不同爲南音無潤色而聲調微異如後世清調平調之類故樂部不得不分爲二周南詩本周公所作晉世人稱周公作關雎雖龜斯必有所受其聲微異於召南凡采

錄之詩其聲相類者輒附焉

諸詩疑經周公潤色

召南詩本召公所作其

聲微異於周南凡采錄之詩其聲相類者亦附焉

諸詩疑經召公潤色其中

或有後世之詩亦以聲類附爾如後人編樂府詩以類相從之例

此二南分部立名之所由也

乎周南召南皆詠文王德化之詩爾一以爲王者之風聖人之化一以爲諸侯之風賢人之化此詩序鄭譜之陋說歐陽子曾詳辯者也

艾至堂曰南本詩之一調此在當時其音節與他詩必顯有分別之處而周南召南其中音節亦必微有分別故一以爲周一以爲召以別之非有義理存於其間如詩序朱傳云云也

右二南論下

邶鄘衛一國之詩而分爲三者亦必其詩入樂於聲有異故太師因以邶鄘衛志別朱傳云邶鄘皆衛事而存其舊號者豈其聲之異歟擬議之辭不爲無見又朱子嘗云詩古之樂也亦如今之歌曲音各不同衛有衛音邶有邶音鄘有鄘音故詩有邶音者係之邶有鄘音者係之鄘若大雅小雅則亦如今之商調官調作歌曲者亦案其腔調而作爾其說尤爲明確張子謂得於衛者爲衛得於邶鄘者爲邶鄘然其姜自誓莊姜自述皆作於官壺豈可謂得於邶鄘乎載馳作於許泉水作於異國以衛人思衛入於衛可也而一入於邶一入於鄘又何以故此王魯

齋所以致疑於此也

說見詩疑毛大可亦嘗疑之說見詩札

抑嘗思之鄭并檜檜

詩不爲鄭作

蘇頌濱亦謂檜詩不爲鄭作朱傳云云自屬誤引

唐并魏魏詩不爲唐作

蘇頌濱謂魏詩疑皆爲晉而作非也

周南召南二南也實同爲南詩邶鄘衛三國

也實同爲衛詩故左氏載季札觀樂合二國而並稱之曰爲之

歌周南召南又合三國而並稱之曰爲之歌邶鄘衛他國則不

然此必其聲音小異而大同非如諸國之詩判然甚別也推其

所由異更推其所由同則於詩義思過半矣

### 右邶鄘衛論

王謂王城平王都王城本其地而稱之也

鄭譜云王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

之地也東周之地黍離者東周之風而不曰降爲國風

王城稱王猶

蒲城稱蒲洛邑稱洛曲沃稱沃爾蓋正一統之尊號當稱周明  
十風之殊音當稱王

東周王畿數百里之地其風詩自爲一音

朱傳謂王號未替故

不曰周而曰王恐非其義也鄭康成范甯謂孔子降之爲風亦  
非季札觀樂已列於風矣豈孔子降之乎且風有風之體製音  
節雅有雅之體製音節鴟鴞爲成王而作天子非無風也以崧高  
爲申伯而作諸侯非無雅也風與雅非有升降也孟子云王者  
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朱子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  
此本程子之意其說又未然言詩則風雅頌皆在其中孟子第  
云詩亡安知獨指雅亡乎况小雅有東周詩雅固未嘗亡也  
四竊以爲詩終於陳靈孔子生當陳靈之後起而作春秋故曰

許卷

詩亡然後春秋作鄭漁仲呂東萊王魯齋之說皆是也蓋平桓以來雖政令不行猶有桓文迭起翼戴周室降至陳靈則愈衰矣此所謂王迹熄歟詩有美刺可以勸戒詩亡則是非不行此孔子所以懼而作春秋歟且詩之亡亦非謂民間不復作詩也特其上不復采詩爾張南山曰范氏家相謂太史不采風諸侯之國亦不紀錄以進蓋四詩俱亡非獨雅也說見詩譜

### 右王論

唐本帝堯之舊都周公滅唐成王以封叔虞稱唐叔焉其地南有晉水叔虞子燮號晉侯蓋以地稱猶鄂侯翼侯之以地稱也國都城記云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晉水傍然則國建晉號其始於燮之

後乎史無明文不可考也鄭譜直謂變始改爲晉侯矣孔疏云水改爲晉侯蓋時王命使改之也晉爲改號唐則舊號詩部題曰唐本舊號爾序詩者見季札其有陶唐遺民之語因曰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失其旨矣

### 右唐論

邠國名其地氣寒冽其民風剛勁而挾義其詩之辭氣與入樂之音節亦必與中土相殊故詩自爲邠詩樂自爲邠樂邠詩七月也邠樂以簫吹詩周官所謂邠簫也邠簫鄭氏謂邠人吹簫之聲章是也七月邠民自作據劉元城黃實繫之邠宜矣或謂周公爲邠民而作據諸家說繫之邠猶可也鴟鴞東山周公爲東征

而作破斧以下他人爲周公東征而作不繫之豳者以其詩同爲豳音也豈諸詩皆倣豳詩之辭氣音節而爲之如後人倚聲作樂府也歟抑諸詩人生長豳岐之間慣豳俗習豳音其詩自與豳詩之辭氣音節脗合有不待倣效也歟不然鴟鴞諸詩非豳民自作又非爲豳民而作何爲繫豳哉諸家皆昧此旨見及此者惟王雪山一人爾

右豳論

十五國風之次序先儒多有未當之論或以封爵之先後爲次則鄭何以先於齊或以采詩之先後爲次據序說邶柏舟爲夷王時詩宜在後齊雞鳴爲懿王時詩宜在先何以齊居邶後或



以亡國之先後爲次先亡者居後後亡者居先則邶鄘先亡何以居先或以衛有康叔之遺烈武公之盛德故爲變風之首王人雖微不可過後於諸侯故以王次衛夫旣謂有遺烈盛德何以謂之變風旣謂王人不第不可過後於諸侯并不可稍後於諸侯也何以不居邶鄘之先或又以王之不次於二南者恐其混於正風故以邶鄘衛閒之閒居變風之末者以見變之當正此皆惑於正變之說也正變之說已辯見前十五國旣無正變之分豈有變之當正之義乎且如其說正變當自有別豈畏其混乎愚考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檜曹此季札觀樂次序也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

詩次序也季札觀樂次序魯樂舊部也今詩次序則秦兩國與古不符者秦火後顛倒錯亂也先儒誤信今詩次序爲孔子所定因刻意以求其說此其所以失也不知孔子正詩特正樂爾當日詩樂殘闕失次故孔子正之其正也第復其舊而已非有所更張也如謂孔子移其篇次是變禮易樂矣豈臣子之義哉今就諸詩時世考之其失次者甚多以此知十五國風次序必爲秦火所亂而非爲孔子所定也欲求國風次序之說卽當以魯樂舊部之次第爲定風俗爲地氣所囿故以地爲別二南南土之風也邶鄘衛北土之風也王鄭中土之風也齊東土之風也爾秦西土之風也南北中東西天下地界之大勢亦天下土

風之大綱也呂氏春秋云塗山氏之女令其妾待禹於塗山之陽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殷夏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爲西音有娥氏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爲北音夏孔甲作破斧之歌實始作爲東音然則風樂之部分以南北中東西爲次者非獨以風俗志別并以聲音志別聲音因乎地氣此不易之理也唐魏介於西北陳介於東南而近於鄭檜雖爲鄭所滅其詩不可不存曹則介於東北故皆附於後焉愚以臆見測之如此

右十五國風次序論

魯之有頌何也歐陽子謂一以貶魯之強一以勸諸侯之不及

請於天子其非強乎獨取於魯其非勸乎夫使魯不宜作頌孔子必不錄之既錄之矣豈得云貶既貶之矣又何云勸其說亦甚迂李迂仲謂魯人僭天子之頌

陳少南注詩獨遺魯商二頌謂商頌可闕魯頌可廢是亦

以魯頌爲僭

黃實夫又謂魯人作頌爲知尊王故孔子取之此皆誤

信詩序之言而致其惑也詩序云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是頌彼蓋見三百篇中惟魯有頌而他國則無故設爲此說不知稱道功德則爲頌何國無之善則歸君善則稱親臣子之大義豈天子而禁人稱頌其君上與其祖考乎范文子成室張老歌之君子稱其善頌大夫猶有頌而謂諸侯無之乎諸國之頌不存者由風有采而頌無采也魯之頌獨存者由三百篇皆

言卷五  
魯樂之詩也。張南山曰此論未經前人道過而於事理極得蘇頌濱謂頌則諸侯皆有是矣惜未究魯頌獨存之由故其說亦不見信於世也今特明辯之

### 右魯頌論上

朱傳云成王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爲廟樂此雖不襲詩序之誤亦襲禮記之誤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祭統云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一賜也旣說成王又說康王游移莫定其必得諸無據之傳聞可知矣程子信其說因歸

咎於成王之賜伯禽之受而許白雲之徒見春秋書郊始於僖  
三十一年書禘始於僖八年因謂魯之僭禮始於僖公皆失考  
也愚案郊有二一曰大郊冬至祭天於南郊而以稷配記所謂  
郊祭迎長日之至周官大司樂所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  
之是也一曰小郊孟春祈穀於上帝亦以稷配傳所謂啟蟄而  
郊是也如方丘與社並祀地方丘之祭惟天子得行之社則自  
天子達於上庶鄭氏在置社曰里社是也又案五經異  
義云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  
子同也然則魯行祈穀之郊亦有異於天子祈穀之郊矣禘  
有三一曰大禘禮不王不禘是也一曰時禘天子植禴禘諸  
侯禴植禘一植一禘是也大禘追所自出時禘不追所自出此  
其異也又除喪之祭亦曰吉禘閔二年春秋書吉禘于莊公是

矣大郊大禘惟天子得行小郊時禘諸侯亦得行魯之郊小郊也春秋書郊九或以卜書或以災書或以不時書左氏曰禮不卜常祀又曰旣耕而卜郊宜其不從未嘗譏其僭也魯之禘時禘也春秋書禘一禘于大廟用致夫人譏其致夫人非譏其禘也如謂魯之郊禘賜於成王晉人未賜何以亦曰寡君之未禘祀乎如謂魯之郊禘僭於僖公左傳於春秋書郊何以不著其非禮乎漢儒欲推尊周公故有賜魯重祭之說後儒欲出脫成王故有僖公僭禮之說其不辨於郊有小郊禘有時禘爲諸侯所得行者則一也然則小郊時禘魯旣得行何以呂氏春秋謂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乎曰此必請大

郊大禘故王不許王不許故魯亦不敢行或因此謂魯之郊禘始僭於惠公亦非也且卽以明堂位之文考之曰魯以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而不曰以禘禮祀文王亦可見魯未嘗追所自出矣曰孟春祈穀於上帝而不曰日至大報天亦可見魯未嘗冬至祭天於圜丘矣若然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者決非孔子之言也抑或因魯郊禘之末失樂用八佾故有此歎乎毛大可謂禮云郊禘非禮是錯認魯孟春之郊爲日至之郊斯言蓋得其實矣又襄十二年左右傳臨於周廟杜注周廟文王廟也毛大可據此以爲魯得立文王廟因得用天子禮樂其言曰周公爲文王之別子別子立國不敢祖天子而得父天子



當立一繼所自出之王爲百世不遷之廟名出王廟愚案魯有

文王廟亦當是魯禮之末失如季氏立桓廟之類不可援以爲

魯得立文王廟之證

許氏五經異義鄭氏郊特牲注並謂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亦沿禮記賜魯重祭

之文而爲是說爾

禮曰別子爲祖又曰諸侯不敢祖天子惟不敢祖天

子故以別子爲祖也鄭康成禮注云謂之別子者公子不得禰

先君然則由別子言之則是諸侯不敢禰天子由別子之子孫

言之則是諸侯不敢祖天子其義一也今日不敢祖天子而得

父天子一代父之二代卽祖之矣豈禮諸侯不敢祖天子之意

哉毛氏此說誠不能無疑

案毛說由本禮大傳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語而不以之所自出四字爲

衍文爾

毛大可云祈穀與夏雩秋饗諸侯皆得行之故家語定公問孔子謂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夫子直云魯無冬至大郊之事惟祈穀之祭降殺天子是以不同是魯不僭郊在夫子已明言之乃考春秋所書郊凡有九皆在建卯之月其爲啟蟄之郊非長至之郊明矣若成十七年有秋九月辛丑用郊此卽周頌豐年秋報月令季秋大饗之祭亦郊之降殺者故哀十三年子服景伯囚於吳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雖屬謬說然亦借秋報之禮爲言並非僭天子大郊之祭

說詳郊社問

顧氏左傳補正云昭十五年將禘於武公此乃

春帝秋嘗之時禘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定八年禘於僖公

並同惟閔二年吉禘于莊公爲三年喪畢諦審昭穆之祭要之皆非五年大祭追遠之禘也

右魯頌論下

作詩時世鴟鴞見書靈臺見孟子頌人載馳清人黃鳥常棣抑桑柔時邁武賁桓見左氏內外傳與夫甘棠之召伯定之方中之楚宮株林之夏南東山破斧之東征節南山之家父六月崧高烝民之吉甫崧高黍苗之召伯采芑之方叔江漢之召虎閟宮之奚斯揚水之從子于沃明見於詩此皆可據也他如將仲子叔于田平陳與宋三百赤芾又未嘗不可據也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雅頌多作於成王時信矣

史記云夫天下稱頌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遠

大王王季之思慮爰南文王樂也二南多作於文王時亦信矣  
及公劉以尊后稷也

外此如序所言作詩之時世其可盡信乎設可盡信何至與三  
家異說哉無論序與三家異也就序而論常棣一詩既謂成王  
時作又謂文武時作已自相牴牾矣詳卷七孟子曰誦其詩讀其  
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孟子去古未遠誦詩故可論  
世居今其能之乎不能而求其能則必有簡要之道焉何也詩  
雖三百約言之不過特製采錄二端而已頌者盡出於特製也  
雅者大半出於特製也風者大半出於采錄也特製者體博而  
義明可考典禮以識時世之先後采錄者辭微而旨遠可觀善  
惡以識時世之盛衰也有同事通用者如祭祀燕饗諸樂歌一

時創之後世襲之是也

朱子云國之常政每事爲詩而有隨時被之聲音舉是事則奏是詩焉

增製者如祭祀前有清廟載見祀文武之歌後又有噫嘻執競祀成康之歌奏凱燕勞前有文王出車杕杜之歌後又有宣王六月江漢之歌是也若然楚茨甫田諸詩之祭祀桑扈瓠葉諸詩之燕饗詳卷五乃周後王所增製故列於小雅部末焉何有如序刺幽王之說又何必如後儒錯簡之說哉此所謂可考典禮而識時世之先後也蝮螻曰無信相鼠曰無禮不問而知其爲刺也淇奥曰君子羔裘曰邦彥不問而知其爲美也誦邶柏舟鄭雞鳴豈不知其爲賢媛誦邶式微魏碩鼠豈不知其爲亡國審其孰可爲戒孰可爲勸斯已獲誦詩之益矣何必求其所作

之人與所作之世哉此所謂可觀善惡以識時世之盛衰也雅  
亦備善惡之鑒然義繫於典禮之用者爲多風亦備典禮之用  
然義繫於善惡之鑒者爲多繫於典禮之用者爲正樂繫於善  
惡之鑒者爲燕處之樂爲無算之樂燕處之樂蓋使瞽矇絃誦  
於側無算之樂則用於燕  
飲無算爵之後也詳卷三末明乎詩樂之大旨則鄭康成歐陽子李迂仲三  
家詩譜在可論可不論之列矣蓋漢魏以後樂府今不能盡詳  
作者之姓氏與其所作之由然其郊廟燕饗鼓吹相和諸部分  
固犁然可考也竊謂詩三百篇亦當以此意求之簡要之道無  
踰於此朱子每言序之時世不足信其或從序者母乃不得已  
而然耶愚之釋詩亦猶是也

右詩時世論

生民思文二篇爲郊祀之樂章思文又與時邁執競爲燕饗所用

雲漢爲雩祭之樂章

鼓鐘爲禱水災之樂章亦雩祭類

文王我將二篇爲宗祀明堂之樂章文王又與大明緜爲兩君相見之樂

甫田大田公劉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八篇爲祈報之樂章時邁爲巡狩祭告之樂章又爲燕饗所用

七月爲逆暑迎寒之樂章

楚汰信南山大明縣械樸旱麓思齊皇矣靈臺下武文王有聲  
清廟維天之命天作昊天有成命執競有謦潛離載見閔予小  
子訪落敬之小毖那烈祖元鳥長發二十八篇爲廟祀之樂章  
執競離又爲燕饗所用靈臺亦疑爲遊觀所用

鳧鷖絲衣二篇爲祭畢燕尸之樂章絲衣又疑爲蜡祭飲酒及  
夕牲所用

烈文振鷺有客三篇爲廟祀獻客之樂章振鷺又爲客初至燕  
飲所用有客又爲客將歸燕飲所用烈文或疑爲祫祭所用  
斯干閟宮殷武三篇爲宮室落成之樂章落成者祭而燕飲也  
雞鳴庭燎二篇爲視朝之樂章



木瓜緇衣蟋蟀山有樛車鄰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常棣伐木天  
保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蓼蕭湛露彤弓菁菁者莪白駒瞻  
彼洛矣裳裳者華桑扈鴛鴦頌弁賓之初筵魚藻采芣角弓黍  
苗隰桑瓠葉行葦既醉洞酌假樂有騶三十六篇爲燕饗所用  
天保南山有臺瞻彼洛矣鴛鴦既醉假樂乃燕飲時臣下祝君  
福壽所用山有樛湛露賓之初筵有騶乃燕飲無算爵時所用  
白駒爲客將歸燕飲時所用

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爲笙吹之樂章亡於秦火  
遵大路渭陽崧高烝民韓奕五篇爲餞飲之樂章

簡兮君子陽陽宛丘東門之枌維清武酌桓賚般十篇爲奏舞

之樂章

終南卷阿泮水三篇爲遊觀之樂章泮水又疑爲落成所用  
無羊駉二篇爲遊觀牧苑之樂章駉又疑爲祭馬神所用  
著綢繆車華三篇爲昏禮之樂章

關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罝芣苢漢廣汝墳麟之趾鵲  
巢采芣草蟲采蘋甘棠行露羔羊殷其雷標有梅小星江有汜  
野有死麕何彼穠矣騶虞二十五篇爲房中之樂章關雎葛覃  
卷耳鵲巢采芣草蘋又爲燕禮鄉飲酒禮射禮所用騶虞亦爲  
射禮所用

葛生素黃鳥二篇爲哀歌之樂章喪禮所用

叔于田大叔于田還盧令駟驥無衣東山破斧采薇出車杕杜  
六月采芑車攻吉日江漢常武十七篇爲凱歌之樂章

擊鼓雄雉伯兮君子于役王揚之水清人陟岵鴉羽小戎祈父  
四月北山無將大車小明采綠縣蠻漸漸之石何草不黃十八  
篇爲軍中之樂章亦凱歌類

柏舟綠衣燕燕日月終風凱風匏有苦葉谷風式微旄丘泉水  
北門北風靜女新臺二子乘舟柏舟牆有茨君子偕老桑中鶉  
之奔奔定之方中蟋蟀相鼠干旄載馳淇奧考槃碩人氓竹竿  
芄蘭河廣有狐黍離中谷有蕓兔爰葛藟采葛大車丘中有麻  
將仲子羔裘女曰雞鳴有女同車山有扶蘇稊兮狡童褰裳丰

東門之墀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溱洧東方之  
日東方未明南山甫出敝笱載驅倚嗟葛屨汾沮洳園有桃李  
畝之閒伐檀碩鼠攷之水椒聊杜杜羔裘無衣有杜之杜采芣  
葍葍晨風權輿衡門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墓門防有鵲巢月出  
株林澤陂羔裘素冠隰有萋楚匪風蜉蝣候人鴈鳩下泉鷓鴣  
伐柯九戩狼跋鴻雁沔水鶴鳴黃鳥我行其野節南山正月十  
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谷風蓼莪大  
東青蠅苑柳都人士白華茗之華民勞板蕩抑桑柔瞻卬召旻  
一百三十篇爲燕飲無算爵之樂章及瞽矇諷誦君側之所用

右附樂章類目

門人郭師古校字